

QIANG 腔调 DIAO

今日上海，是否“繁花”依旧

 市妇联建议优化
社保和税收政策

1月18日，在上海市妇联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市妇联副主席、新闻发言人陈建军重点介绍了市妇联拟向市“两会”提交的8份提案、议案，这些议题围绕女性就业、儿童权益保障、妇女发展等问题展开。

为改善女性就业环境，提高本市女性生育支持力度，市妇联建议优化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和税收政策：

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社保补贴政策，根据用人单位因女职工生育产生的额外成本，提供一定比例的社保补贴，以减轻用人单位因女职工生育而产生的额外经济负担，且要区分女职工生育一孩和生育多孩制定不同的补贴政策。

调整育龄女性个税缴纳政策，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和工作意愿。比如简便扣除项目，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和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合并为子女照护专项附加扣除；针对孩子数量提高扣除额度和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等。

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配套措施、丰富普惠性托育服务资源供给、加大社保政策宣传等，确保政策落地服务配套到位。

同时，市妇联建议鼓励企业采用弹性工作模式等生育友好举措：

提升企业和员工协商意愿，鼓励女性积极与企业协商沟通弹性工作具体形式、薪酬待遇、绩效考核等内容。

鼓励和推动企业制定、完善女性弹性工作期间绩效和晋升保护实施细则，将吸纳女性就业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对生育友好型企业给予相应奖励等，推动完善弹性工作制相关法律保障机制。

研究和预判因劳动用工形式转变而侵害女职工劳动权益的情形，保障女职工在薪酬待遇、评级晋升、培训学习等方面的权益不因弹性工作而忽视，切实提升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力度。

市妇联建议，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家事案件中增设未成年人权益适度干预工作机制：

设置父母责任与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事前审核程序，将其设置为民政、司法领域政务必经工作机制环节，将育儿问题优先于婚姻关系的处置，更好保障儿童身心发展。

提供涉未成年人子女的离婚家事纠纷当事人的自学自助指引服务，委托社会专业力量开展涉未成年人子女的婚姻家庭案件专业服务，夯实“互联网+社会服务”的婚姻家庭公共服务体系。落实法治副校长制度，协助学校、家庭构建预防、预警、适度干预的前哨机制。

晨报记者 潘文

 申城下周或现
今年第一场雪

晨报讯 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上海将会继续在雨水中浸泡，全天阴有雨，局部雨量中等。气温和昨天相仿，在8-10℃之间，4-5级偏北风，风寒效应影响下，阴冷体感加剧。相对湿度95%-70%之间。

20日起受强冷空气影响，上海气温明显下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可达7-9℃；22日可能有短时小雨或小雨夹雪，并可能出现道路结冰。

23-25日，上海以晴冷天气为主，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23日和24日的早晨，市区零下2℃左右，有薄冰，郊区零下6℃到零下4℃，有严重冰冻或冰冻。最高气温回升乏力，在3-7℃之间。

子不语

《繁花》剧集已经播完，“繁花”热度至今未减。

排骨年糕、泡饭、酱瓜，各种上海小食被一带火；装修已经富有年代感的黄河路挤满了前来打卡的人们；连和平饭店一万多元一晚的“繁花同款套房”都一房难求……

上海人对《繁花》之所以如此追捧，除了剧中亲切地道的上海话、王家卫精雕细琢的镜头与剧情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大家集体缅怀那个遍地是黄金的年代。

气。纺织业曾是上海的骄傲，但上海毅然“砸锭”，100万纺织工人以及化工、机械等其它行业的工人下岗、转岗，历时3年的剧痛，“腾笼换凤”，为上海产业调整赢得了先机。

这才有了这片蓬勃而起的“繁花”。这片“繁花”，不仅开在黄河路的霓虹灯影里，也在之后的日子里，开在陆家嘴拔地而起的金融大厦里，开在洋山深水港吞吐进出的集装箱里，开在梅恒泰、久光、环贸、国金流光溢彩的橱窗里，开在嘉定汽车城轰鸣的引擎声中，开在地面地下几百公里的轨交线路上，开在迪士尼乐园的夜空，开在世博园，开在四叶草……

“繁花”是否依旧

一部《繁花》，让那个乘着改革之风而起的年代重回人们视野，然而有人会说，遍地是黄金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也有人会说，没赶上那个好年代。

怎么说呢，那个靠一套房、靠一张认购证，靠开一家饭店、靠倒一批货就能脱颖而出成为人上人的年代，确实过去了。

因为那是一个规则和秩序还没有完全订立的年代，那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年代，大部分市场都处在一片蓝海之中，获取成功所依靠的，有很大成分是信息差，是赌对时代

发展的脉络，门槛相对比较低。

这样的年代，注定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短暂阶段。站在30年后审视那个年代，如果把当时的机会红利视作繁花，这片繁花确实只是昙花一现。但如果把当时改革初见成果时生机勃勃的经济社会视作繁花，那么这片繁花，已经褪去了当时的青涩，在之后的新世界里，越发成熟、越发瑰丽，一直至今。

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抓住机会一飞冲天，动辄就是上千元的酒水，和平饭店的套房，确实很有爽感，但这更适合虚构剧情。在现实的剧情里，更让人安心的，是一个更成熟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一套健全公平的规则系统，是时代的红利能普惠到每个人的身上。今天，我们或许会缅怀那个年代的意气风发，但不代表就愿意重回那个年代的激荡不定。与彼时相比，眼前安稳的幸福感显然更值得把握。因此，不必喟叹生不逢时，我们正生逢其时。

这就是现在的上海——

黄河路上的饭店也许生意已经不如以往，但黄河路周边大量的旧里，在凤阳路，在新昌路，大规模的旧改都已经陆续启动。城市的变革不一定能重现“三年大变样”的脚步，但城市的更新一定能惠及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弄堂里长大的孩子，或许不一定人人能像宝总那样叱咤风云，但一定人人能看到自己的生活不断得到改进。

黄河路上的饭店也许生意已经不如以往，那是因为上海的消费服务业已经有了腾飞式的发展。至真园或者夜东京的灯红酒绿，不再是这个总那个总的专属福利，人人都能享有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的、多元的、更有温度的城市服务。

黄河路上的饭店也许生意已经不如以往，这里不再是寻找机会者的聚集地。但公平对等的市场环境下，人人都有出彩机会。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们，更倾向于奔赴漕河泾、张江、临港新片区……他们依靠的不再是信息差，不再是只凭勇气的豪赌。他们靠知识掘金，靠技能成就自己。

正如30多年前那篇蜚声全国的评论中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从彼时的繁花初放开始，改革的坚定决心和敢为人先的勇气，是上海摆脱困境的经验，也是刻入上海血脉的基因。30多年后，繁花始终依旧。上海不响，只任凭潮起潮落，阔步前行。

“繁花”因何而开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确实是一个值得缅怀的年代。

那个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鸣响开幕的锣音，一家又一家证券营业部门口，都弥漫着追逐财富的荷尔蒙；那个时候，民营饭店就算暂时还开不到南京路和人民广场，也能在旁边的黄河路挂上鲜亮的霓虹；那个时候，无论原来是什么出身、职业，工人、售票员、打工妹、个体户，心里都有火，眼里都有光；那个时候，每一个阿宝离宝总可能都只有一张股票交割单的距离、一张牛仔裤订单的距离、一次鼓起勇气去闯一闯的距离……

整座城市在以一种无可抑制的激情奔向未来。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现在从电视上重温那个年代，都会有一段热血沸腾的记忆，有一股荡气回肠的余韵。

这，的确是《繁花》引人共情的原因之一。

但这片“繁花”的开放并非一帆风顺。放到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上看，在“繁花”盛放之前，上海其实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反复试探、求索，甚至可以说是低迷期。

事实上，直到1990年，上海还没有一家连锁咖啡馆，没有麦当劳、宜家，也没有任何大型的国外时装店。上海滩上的汽车，也平淡无奇，大多是苏联伏尔加和老上海、桑塔纳、夏利。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如果放到全国范围去进行比较，上海的动作确实不够大、不够多、不够快。在南方，5个经济特区已经率先开放，珠江经济带异军突起，反观上海：财政收入不断拉响“滑坡”的警报，“膨胀病”愈演愈烈。住房难、交通难、通讯难……“昔日风姿绰约，如今徐娘半老”——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2009年接受晨报采访时，曾提到一家海外中文媒体如此调侃过困境中的上海。

解决这种困境，靠的是继续改革的决心。“何以解忧，惟有改革”。1990年4月，上海用浦东的开发开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上海后勇可嘉，撬起一块灿烂的金土地。

解决这种困境，靠的是壮士断腕的勇